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二十五回 王中夜半哭靈柩 紹聞樓上嚇慈幃

卻說譚紹聞自那日隨夏逢若去了，家中到晚不見回來。王氏著慌。追問小廝們，有說像是跟的戲走了，有說跟的夏大叔上縣告那姓茅的戲主去了。合家亂嚷亂吵，說是不見了大相公。此時王中，吃些姜湯，出些須汗津，便覺身上輕快。一片聲喧，已到王中耳朵裡。王中踉踉蹌蹌爬起，拄了一根傘柄，趙大兒攔不住，出來到樓院一問，王氏才把碧草軒招架戲子一宗事，說與王中。王中把傘柄向地下搗了四五搗，說：「咳，罷了！罷了！我病了這些時，一發咱家竟是如此。如今大相公哩？」王氏道：「清早戲子走了，他也就沒回家來。說跟的夏逢若趕戲去，又說他兩個要告那戲主哩。」王中久站不住，靠在門扇上，後氣兒接不著前氣兒，說道：「大相公他不敢跟戲，他也不敢告官。一定是夏家引著上娘娘廟大街盛宅去。」王氏道：「或者在夏家也不敢定。」王中道：「總不得在夏家。那夏家單管在人家走動，圖酒食，弄銀錢。他把大相公引到他家做什麼？叫德喜到前頭請閻相公，一同到盛家問問。」德喜道：「閻相公他爹想他，寫上書來，辭了大相公回家，走的多時了。雙慶俺兩個在賬房睡。」王中歎道：「咳，一發我全不知道。如不然者，你同鄧祥到盛宅問去，管情一問就准。不必驚慌。」王氏見王中說的有准，便放下心。即叫鄧祥同德喜打燈籠，去盛宅打聽紹聞消息。一家都點燈等著。趙大兒將王中攙回東院，安插睡訖。

王氏等到二更，鄧祥、德喜回來，說：「盛宅並沒大相公影兒。」王氏埋怨道：「大相公既不在他家，如何不早回來？」德喜道：「俺到盛宅，門上哄俺，說大相公在他家。角門鎖著，不得進去。費了多少力氣，才得進去。只見四五個客，還有兩個女人，都在那裡擲色子。俺恐怕大相公在那裡睡了，問了盛大爺一聲。盛大爺惱的了不得，說：『你爺家裡有了戲，還想起朋友們麼？更深夜晚，卻來這裡尋他。』俺們出來時，大門又上鎖了。央他那把門哩開門，他們也擲色子到熱鬧中間，那個還顧的理人。費盡多少唇舌，才開開門，俺們才得回來。」

街上又撞著一位老爺查夜，把俺兩個盤了又盤，只說俺犯夜。

後來說到蕭牆街譚宅，那老爺提起俺老爺名字，俺說是老家主。

那老爺點點頭兒，抖開馬才走了。再不敢黑夜在街裡走。」王氏也沒法了，只說道：「夜深了，你們睡罷。」鄧祥自回馬房，德喜兒自去賬房裡同雙慶兒睡去。

單說這王中回到房中，問趙大兒道：「我這些時病了，那招駕戲子的事，你也知道些兒麼？」趙大兒道：「外邊事，我如何知道。只見一個戲娃兒，人材就像女娃兒一樣，每日在樓下叫奶奶，叫乾爹，要針要線。」說猶未完，王中渾身顫將起來，趙大兒也就不敢再說了。王中顫了一會，睡在牀上，眼看著燈，一聲兒再不言語，只是搖頭。趙大兒怕極，問道：「你是怎的？」王中冷笑道：「吃口茶罷。」趙大兒方才放心。又坐半更天氣，趙大兒也就打呵欠，睡在椅子上了。

這王中到底不知小家主來家不曾。慢慢起來，開了房門，月色如畫，拄著傘柄，到樓院角門，見角門開著。原是德喜兒過前院，夜深沒人上拴。王中悄悄進角門，見樓上窗紙明著，寂無人聲，看著是不曾回來光景。病懨懨的，又一步一喘的，走到前院。只見樹柯橫影，籠鳥入夢，廳門大開。那一片月色直明了半廳房，連孝移靈牌字兒，一顆一顆都是認得出的。王中看見這個光景，忍不住鼻內生酸，腮邊落淚，細細的哭了一聲道：「大爺！大爺！為何辭世太早，不再多活幾年？想大爺在日，家中是如何光景！大爺不在後，家中是如何光景！叫我一個僕人，會有什麼法兒？」不覺的爬跪地下，有淚無聲的哭將起來，傘柄兒把磚地搗了幾下。

且說王氏點燈坐著，等兒子不見回來。開開樓門，看夜早晚。只聽得廳房內依稀有聲，又聽的磚地會響。嚇的把樓門緊閉，把冰梅叫起，做伴兒坐著。連有鬼兩個字也不敢說出來。

這王中哭了一會，依舊輕輕移病步，回房去睡。那裡知道樓上怕鬼的情節。

到次日，德喜兒、雙慶兒到後院來，王氏問道：「你兩個夜間聽見什麼不曾？」德喜兒道：「我睡不大會兒，廳房裡大爺哭起來。我怕的急了，爬在雙慶兒那邊一頭睡。身上只是出汗。今晚還上馬房睡去，不敢在賬房裡。」王氏急叫德喜兒買些紙馬金銀，引著小廝們到廳房靈前燒了。祝贊道：「你好好兒罷，休再嚇孩子們。」咳！好譚紹聞呀，你怎知：假紅倚翠陽台下，阿母驚魂幾欲飛；

請看古來鬻指感，山崩鍾應尚無違。

這王氏燒完紙馬，到底要尋兒子。叫王中商量時，那王中昨日才出汗，就聽著唱旦的娃子樓下來往的話，夜間又冒風寒，廳房又恹惶一場，外感內傷，把舊病症勞復，依然頭疼噁心，渾身大熱，動不得了。

這王氏沒法，又叫德喜兒，去夏逢若家尋去。這德喜兒去到瘟神廟邪街，問街上閒坐的老人，認的夏逢若門戶。到了門前，叫了一聲：「夏叔在家麼？」只見一個老嫗，開門問道：「你是那的？」德喜道：「我是蕭牆街譚宅的人，問夏叔一句話。」老嫗道：「這四五天，他何嘗到家弔個影兒。家中米沒米，柴沒柴，不知他上那去了。」只聽院裡，像是少婦聲音，說道：「叫他去湯驢的鍋口上問你去。」老嫗道：「不怕人家笑話。」關門回去了。

德喜只得回來，回復主母。王氏一發著急，又叫雙慶兒去曲米街舅爺家尋去。去了一晌，王隆吉也跟的來，見了姑娘說道：「表弟上那裡去了？我叫往盛宅去問，雙慶說，昨日在盛宅問過，不在那裡。何不去夏大哥那裡去問一聲？」王氏道：

「問的才回來。他娘說，他的兒子也不見了四五天。」隆吉道：

「姑娘，這就放心罷。必定是夏大哥引的在誰家閒玩，人家知道是蕭牆街譚宅，再沒有個不敬的理。不用說，是留住了。」

若是夏大哥在家時，我就替姑娘著急，他既不在家，再也不妨事。」王氏聽姪兒說的話，心裡略放下些。便說道：「你兄弟們一路神祇，你就去替我尋一尋。」隆吉道：「我爹發的貨來，不久我爹也回家來。雙慶兒適才也見，門口有三四輛車，等我收貨。一聽說表弟不見，我慌了，緊著跑的來問。只說夏大哥也沒在家，管情表弟不見不了。我回去罷，姑娘只管放心。」

隆吉辭了姑娘回去。

王氏也有七分猜著，是夏逢若引的去了。爭乃等了一天，又坐了一個深黃昏，不見回來，依舊急將起來。卻又怕鬼，極早叫冰梅拴了樓門睡。又睡不著，心裡只是胡盤算：或者飲水掉在井裡；或者過橋擠下河去；或者年紀還輕，被賊人拐帶去；或者衣服頗好，被抄化脫剝了……直到五更時，心思疲乏，方且睡著。一會醒來，依舊是這個盤算。正是：

個個爹娘此個心，兒行寸步思千尋。

遊人若念倚閭意，世上幾無客子吟。

到了次日，王氏極早起來，叫德喜兒道：「你去婁先生家問問去。」德喜兒道：「他不去。」王氏道：「一時街頭撞著先生，或是師兄邀到他家，也是不敢定的。」德喜道：「去也不能住這兩三天。」王氏道：「只管去問問，走不大你的腳，休要發懶。」德喜少不得上北門來。過了半日回來，說道：「婁師爺家裡沒有。我去了婁師爺正惹氣，相公在院裡跪著哩。」王氏道：「兒子進學膺秀才，還惹什麼氣，叫跪著麼？你沒聽是為啥呢？」德喜道：「我不知道。只聽師爺嚷的說：『你就不該與他拱手！』我只聽這一句，不知是為啥。」王氏道：「罷了。大相公沒在他家麼？」德喜道：「那裡有個影兒。」王氏沒法，只得又聽其自然。

到了日將晚時，紹聞挨挨擦擦、沒意沒思的上的樓來。王氏見了，如獲珍寶一般，說道：「我的孩子，你上那裡去了，好不尋你哩。」紹聞道：「婁先生那——」只說得四個字，王氏道：「德喜兒才從北門找尋你回來。」紹聞又道：「王中呢？」

王氏道：「病又勞復了，在屋裡哼哩。」

紹聞起身，一直便向前院來。開了大門，引一個大黑麻漢子到賬房。開內房上鎖，叫那人搬錢往外運。這王氏早已跟到前院，

看見問道：「那是做什麼？」紹聞道：「是水巷張大哥要借八十串錢，我承許下了。如今使輛小車子來推。」王氏道：

「我不信。咱還沒一個錢使，為甚的借與人家七八十串？我不依這事。」紹聞道：「我承許下了，同的夏大哥。不過十天就還咱哩。」王氏道：「我不管你承許不承許，我不依這事。」便去賬房杜門一攔。紹聞道：「娘你過去，這是什麼規矩？」王氏道：「規矩不規矩，我不叫搬這錢。」紹聞明知張繩祖在大門外看著車子，驗收運錢，心中大加發急。那運錢的黑漢，正是張繩祖的鷹犬，專管著討賭博賬，敢打敢要，綽號兒叫做「假李逵」。便說道：「姓譚的，你既當不的家，就不該叫俺推車子來。為什麼孩子老婆一齊上？俺就走，明日你親自送去罷。」紹聞發急，扯住母親厲聲道：「你回去罷。這是啥光景，不怕人家笑話？」王氏道：「我活著，還由不的你哩！」紹聞強口道：「由的我了！到明日我還把房產地土白送了人，也沒人把我怎的！」王氏氣急了，硬擋住門，說：「我看今日誰敢搬錢從我這裡過！」假李逵冷笑了一聲，只管抱著錢，口中唱著數目，說二十五串，三十串，往外硬闖。王氏看見沒有解救，只得躲開身子回去，上的樓來，皇天爺娘一場大哭。

這紹聞打發完八十串錢，張家推車走了。上住大門，只在客廳院，不敢回來。徘徊一回，踉踉蹌蹌上的樓來。說道：

「著實不好！著實不好！我就死罷！」把頭往牆上一歪，歪在地下，直不言語。王氏大慌，住了哭聲。抱住紹聞的頭，叫道：

「小福兒，那錢不值什麼，快休要嚇我！我的乖孩子呀，快休嚇我！」那冰梅也顧不得身上不便，急去廚下，泡的姜茶來灌。這紹聞聽的明白，咬住牙關，一口茶也不下咽。王氏哭道：

「我的兒呀，你嚇死了我。我再依靠誰哩！」趙大兒用箸劈開牙關，灌下一口辣茶，紹聞方才哼了兩聲。遲了一會，把手擺了一擺，說道：「你休急我。」王氏問道：「我哩孩子，你心裡明白麼？」紹聞點了點頭。扶的坐起來，方才把眼一閃，氣息奄奄的道：「扶我內間牀上睡去。」果然趙大兒、冰梅攙著，王氏早拂牀安枕，打發兒子睡訖。燈裡滿注上油，壺內預烹上茶，面葉、豆花、炒米、蓮粉、參湯兒都預備停當，候兒子醒了，好用。

那紹聞睡了半夜，平旦已復。燈光之下，看見母親眼睛珠兒，單單望著自己。良心發現，暗暗的道：「好夏鼎，你害的我好狠也！」這正是：

自古曾傳夜氣良，雞聲唱曉漸回陽；

天心徐逗滋萌孽，依舊牛山木又昌。